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回 獨留青塚向黃昏

二人雖然萍水相逢，然而杏姑見他坐懷不亂，又是左一句「任憑姑娘處置」，右一句「我們倆的事慢慢來」，她有感而發：「我老說男女不平等，聽了你一番話，老實說，我就沒有這種雅量！好吧，快隨我來，再晚可能就來不及了。」杏姑帶著文祥剛轉過山頭，就聽得前面人聲鼎沸，她探頭一看，不遠處還有火光閃爍。杏姑機警地將文祥拉住，閃開正路，躲到一邊。

杏姑慎重地說：「文哥，我可是把這一輩子都交給你啦！桃姐已經是四法王的人了，他要是知道大法王被拘禁了，可就要大興風浪了。我選了你這一邊，蠱我也不放啦，今後會怎樣誰也不知道，但是千萬別讓我落入我兩個姐姐手中。問題是，萬一我們離散了，我該到哪裡去找你呢？」

文祥握住那纖纖玉手，心中無限感慨。自己四海為家，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落腳處：「我沒有家，請相信我，妳只要告訴電腦，就一定找得到我。」

眼看來人更近了，杏姑拉著文祥，以樹叢掩護，慢慢繞到來人的後方，兩人躲在一棵合抱的大樹後面，仔細觀看追兵。

追者大約有十來個人，各執火把及器械，陸續向山頭走去。杏姑等他們走遠了，這才帶著文祥，從山道一路迴旋下行，來到一處礫石巉兀的河邊。兩人剛走到一塊大石頭旁，就聽到前面有尖銳的人聲，好像正在爭吵。杏姑忙拉著文祥，二人輕悄悄地繞過石頭，文祥伸頭一探，前面是個高穹明敞的巖穴，裡面燈火耀動，桃姐正指著李姑大聲叫罵：「賤貨！現在怎麼辦？妳的氣出完了吧！」

「哼！跟妳生氣？犯不著！」是李姑的聲音。

杏姑輕輕附耳對文祥說：「一定是大姐生氣了，可能是二姐把人給放了，二姐一直對那個男的有興趣。」

文祥問：「是一男一女？」

杏姑說：「你不是知道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那男的穿件白褲子？女的穿件紅衣裳？」

杏姑說：「不是。那男的穿紅色衣服，女的穿綠的。」

文祥心上一塊大石才算放了下來。

洞裡兩人互罵了一會，李姑顯然有點後悔，這時竟然哭了起來。

桃姐說：「好妹妹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我知道妳喜歡他，放了就放了。反正那小子說大法王已被拘禁了，等四法王回來，我就推說被敵人救走了。」

李姑哭著說：「真的，真的是被人救走的！」

桃姐說：「好！好！就算是吧！」

李姑說：「妳怎麼從來不相信我？」

桃姐說：「要我相信，妳總得證明給我看呀！」

李姑急著說：「我發誓！不是我放的！」

桃姐說：「妳想想，妳發過多少誓？不要再騙我了。」

李姑說：「姐姐，這次我說的是實話！」

桃姐說：「好，我相信妳！我們快去找小妹，這麼久了，她也該回來了，我真不該把她一個人丟在那裡！」

突然半空傳來一陣呼嘯之聲，這聲音文祥在火星上曾聽過，李不俗就是在這毛骨悚然的嘯聲下失去本性的。

杏姑緊緊捏著文祥的手，將他拉到一個陰暗的角落，說：「四法王回來了，這一帶我很熟，要逃還來得及。」

文娃突然對文祥說：「那兩個人已經逃走了，這裡的事你看著辦，辦完了快點回去，旅館有人等你。」

文祥便對杏姑說：「那我們走吧！」

杏姑在前帶路，儘找些幽冥的小徑，不久就繞到一個小河邊。文祥的生理習慣了月球上的重力環境，雖有重力鞋的調整，到底有些差異，再加上一天的奔波，他早就累了，一路喘氣不已。杏姑憐憫地望著他，說：「來，休息一會，這邊沒有危險了。」

她看看周遭，選了一塊較乾淨的石頭，用裙襬揩得乾乾的，再拉文祥坐下。等文祥坐定了，她才坐在他的腳邊，替他脫鞋、揉腳。

文祥過意不去，止住她說：「我沒有那樣嬌嫩，妳也上來坐坐吧！」

杏姑說：「我們祖先說，男人腳下有氣，越揉越發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不要發，人一發就賤了。」

杏姑把臉貼在文祥腳上，親了親說：「可是我希望你發，再說，這樣我高興。」

文祥笑說：「男人發了要作怪的。」

杏姑歎道：「那有什麼辦法？所以我們女人只好養蠱了。」

文祥問：「有用嗎？」

杏姑微微一笑，說：「老實告訴你吧！什麼蠱？那是騙人的。」

文祥得意地說：「那妳不怕我跑了？」

杏姑神色黯然地說：「你真要跑，還有什麼可以拴得住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樣說不公平，好像都是男人花心，那妳姐姐呢？」

杏姑搖頭說：「我姐姐本來也是個痴心人，但是男人傷透了她的心。現在只有我們姐妹三個相依為命……唉，現在只剩下她們兩個了……」

文祥說：「妳父母呢？」

杏姑低下頭去，半晌才說：「可以說是死了吧！」

文祥說：「可以說？有什麼不可說的？」

杏姑抬起頭來，眼中泛著淚珠，她望著文祥，過了一會，好像下定決心，輕輕地說：「我可以告訴你，也不能不告訴你！但是你不能因此瞧不起我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如果不方便，妳不必說，可是我保證絕不會瞧不起妳！」

杏姑勇敢地說：「我十歲的時候，我爸爸強暴了大姐姐。事後我媽媽說，如果不讓爸爸得逞，他就要離開我們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妳媽媽太縱容他了。」

杏姑說：「我們苗人傳統上很重視婚姻，尤其是婦女。」

文祥說：「強暴是侵犯行為，難道電腦不管嗎？」

杏姑說：「我們喜歡大自然，經常有兩個家，一個在電腦城裡，一個就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碧水山苑。爸爸每次帶我們出來，目的就是要發洩他的獸慾。媽媽一直忍著，我十二歲的時候，二姐也被強暴了。爸爸還說，再過兩年就輪到我了！」杏姑兩行清淚早

已簌簌而下。

文祥溫柔地把她摟在懷中，說：「妳們還和他住在一起嗎？」

杏姑呆了半晌，輕聲說：「沒有。」

文祥又問：「他終於離家出走了？」

杏姑兩眼直直地望著前方，說：「我媽媽把他殺了，是我幫她埋屍的。」

文祥心上一緊，鼻子也一酸，感歎道：「妳媽媽了不起，她做得對。」

杏姑淚珠終於汨汨而出，她無力地倒在文祥懷裡：「我媽媽後來……自殺了。」

這種醜惡的獸性，不是第一次衝擊文祥了。小倩的魅影令他憤怒，然而她是自發的，傷害的不過是文祥個人的自尊以及對愛情的信念。杏姑卻代表了被迫害的弱者，是父權及力量的流毒，二者同樣的醜陋，卻有完全不同的反思。

更深一層來看，兩者也有不同的意義。小倩的事情只是文祥對災難認知的開始，那時候文祥眼裡只有自己，只關心一己的感受。火星之旅後，文祥變了，他踏出了個人世界，開始思考宇宙的本質。

人自出生開始，便一天天地成長，每成長到一個時期，就會有不同的需求。每種需求都會迫使人進入另一個階段，又開始成長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文祥體會到，在每次成長後，認知和能力固然不斷提昇，世界卻不再像先前那樣黑白分明了。

人生如此，萬事萬物是不是也這樣呢？是不是也在成長呢？宇宙本身是不是一個成長的過程？如果是，這樣成長下去，又會怎樣呢？這一次，他見識了紅教的教主、尊者，他體會到了那種無所不知、無處不在的境界。

再回過頭來看，站在生命的立場，無論是小倩或杏姑父親的行為，都是生理壓力的作用。生命界需要物種的延續，性就是延續的原始力量。等到生命的基礎穩固了，生命就不再是宇宙成長主要的目的，而進入了下一個階段。那就應該有另一種需求，另一種成長。而對那些無法成長、或者是被性所奴役的不幸的人，他們無可避免的命運，便是沉淪在原本的階段中。

波光山影，月色溪聲，兩個人就這樣輕低傍著，月兒從天空劃過，假如有一個人，也在莫高峰下拿著超倍率望遠鏡看地球，或許可以見到這悲涼的畫面。黑夜是無情的，月亮就是這無情世界的見證，人間有多少發生在黑暗裡的醜惡，夜夜噬嗑著人們的心靈？

天空像一條龐大的烏魚，當月亮漸漸接近西天時，烏魚便將身子一翻，東方現出了魚肚白。杏姑被那道光明突然驚醒，從文祥懷裡掙扎開，靜靜地望著文祥，半晌無言。

文祥還沒有醒，他實在太累了，像一灘爛泥，軟軟地躺在石隙剝空處。杏姑看看眼前這個陌生人，想想昨夜的情懷，再仰望東天旭日藏輝。光明澄清了理智，她猶豫了，平素孤芳自賞，不齒兩個姐姐的行為。自己居然也能在幾杯黃湯下肚後，一夕之間，就與一個素昧平生的男子私奔，這豈不是自我作賤？

理智是指「事物的紋理現象，因日出天明而得知者」。杏姑的理智清醒了，但文祥的君子之風確令她心儀不已。若文祥為人果真如此，而不是一時的偽裝，這種夫婿何處可尋？然而，婚嫁不是兒戲，怎能不慎其始？

再說自己過往的遭遇，兩個姐姐的悲情，難道就這樣置之腦後？人生不能兩全，自己要有個無悔的取捨。可能嗎？說來容易，兩個姐姐的下場難道不是自己的鏡子？杏姑望著紆曲的山溪，溪水嗚咽，敗絮殘花漂浮水面，更將漂零何方？

杏姑的啜泣聲把文祥驚醒了，他一見杏姑的模樣，大驚道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帶雨的杏姑咬緊牙關，堅定地說著：「文哥，我想了一夜，決定回去了，回到我那可憐的姐姐身邊。我相信你不會對我不好，但是我知道如果跟你走了，姐姐一定活不下去，我是她唯一的希望。如果為了認識不到一天的你，就不顧十幾年的姐妹，那我也太無情無義了……以前我常看到姐姐偷偷哭泣，我還笑她！從今以後，我再也不笑出來了。我現在才知道，為什麼小孩子一生下來就哭，因為人生是這麼苦！」

文祥目送那嬌小的身軀，頭也不回地往前走，在朦朧的山霧中，慢慢消逝在山水的一角。正如一場春夢，來得快，去得也急。不過前一刻，文祥還在擔心這燙手蕃芋，眼前，淚水卻濕透了他的衣襟。這時他才領悟到紅教教主說的佛偈：

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』

良久，良久，文祥才對文娃說：「走吧！」

文娃說：「我不知道『心』是什麼東西，我卻知道我沒有『心』。不過，今天我突然感覺到『心』的重量了。」

「不要說笑話，我笑不起來。」

「這不是笑話，如果我是男人，我會留住杏姑！」

「誰說妳是女人？」

「不要說笑話，我一直以為我們是理性的，今天我才發覺，理性的基礎原來建立在感性上。杏姑的決定是理性的，所以深合我心，但是，她的理性完全基於對她姐姐的感情。所以我們又上了一課，實在說，我的感性比理性還多，只可惜我沒有眼睛。」

「妳沒有眼睛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的眼淚流不出來呀！」

「看來教主說對了，過不了情關的是妳！」

「大哥莫說小妹，你我差不多。」

文祥揩乾了眼淚，說：「放心，我不是過了這一關嗎？」

「不！這只證明了你無情！」

「妳叫我怎麼辦？一個人能處處留情嗎？」

「為什麼不能？」

「情是獨佔的，泛濫會成災。」

「不！慾才是獨佔的。情未必只是兩性之間的感覺而已，你沒看過紅樓夢嗎？『情之一字，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便是個性。』

我現在才知道，我們電腦只是無慾，我們用情之深，不是你們人類所能想像的。只是過去沒有用心想過，由杏姑的遭遇，我們才理解到，難怪人總把我們當作機器，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機器！」

「現在呢？」

「剛才聽到杏姑的故事，我們去查資料庫。這才發覺這類悲慘的事太多了，奇怪的是，每一個陷入這種悲劇的當事人都苦痛不堪，卻又不能自拔。以杏姑的父親為例，在家裡成天面對三個閉月羞花的青春少女，只因一時把持不住，便沉淪苦海。在我們的記錄中，他父親雖曾一再懺悔，但我們根本不管，真是愚不可及。」

「以後呢？」

「以後我們應該正視問題，可是，該怎麼辦呢？我們還不知道。為什麼要成長呢？愚昧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我也在想這個問題，我發覺成長並不是件快樂的事。」

「但是，誰能拒絕成長呢？根據我們的資料庫，宇宙中沒有一個不成長的系統。唯一的分別只是快慢遲速，我可不願走在你後頭。」

「唉，待會再想吧，我實在太累了。」

「還能走路嗎？還是我送你回去吧！」

文祥乘了文娃提供的飛雲梭，由上空直接回到旅館。他一跨進房門，就大吃一驚，眼前站著的，居然是他的侄女文湘琳。

文祥臉一板，說：「誰叫妳來的？」

文湘琳一夜未眠，心裡七上八下的，一見文祥更是張口結舌。再看叔叔滿面秋霜，劈頭第一句話就責備她。一口惡氣突然上衝，眼前一黑，雙腿發軟，人就昏了過去。

文娃說：「快把她抱上床，生理治療是我們的事，其他要看你了。」

文祥不及細聽，早已將倒地的文湘琳抱起，她弱體輕身，不過文祥真是累了，一抱上手，就覺得四肢乏力，不得不緊緊將她摟住。這一刻肌膚相親，軟玉溫香，再看她骨肉勻停，膚如凝脂。文祥心旌搖搖，他感到一股電流從尾椎一直震顫到天靈。

文祥想起了杏姑的父親，他朝夕與三個女兒相處，只要稍一不慎，這種震撼終有一天會衝破良知的堤防！古人說『男女授受不親』，不正是為了防微杜漸嗎？今人追求自由，強調性開放，開門揖盜的結果，不過是自食惡果吧了！

在二十一世紀初期，有人做過統計，在所有後工業國家，每四個人當中，就有一個曾遭到性侵犯。而其中屬血親亂倫的，每十個中就有一個！學者追究其因，完全是性觀念開放，媒體公開宣揚，以及人的自制能力薄弱所致。

可是，這何嘗不是成長所要付出的代價呢？摔一跤，爬起來，再摔，再爬！總有一天能站得穩穩的！如果有人賴在地上不起來，有人摔怕了不敢走路，自然就不能站穩了。文娃剛才說：「其他要看你了」，看我什麼？看我成長！

就以自己懷中的侄女為例，身體感官不具良知，它只基於各種物理性質，將一個有利於感受的訊號，忠實地傳到自己的心裡。自己不能不承認這種感覺是美好的，希望保持下去。然而感官是為了生命的延續而設計的，一種美好的感覺立刻觸發了另一種需求。每往前一步，就踏入下一個陷阱，自制能力稍弱一點，一發便不可收拾。

人最大的無知就是不肯正視自己的弱點。文祥是人，他知道自己弱點，他不是對異性沒有需求，他只是受過傷害，因而刻意躲避。這一次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心目中的對象，卻是好事多磨，衣紅一直只是個記憶中的影子。

另一方面，自踏出月球後，生理也一再面臨考驗，最初是格瑞達，她沒有造成威脅，不過是機緣不足。胡灼也過去了，那是她的成熟與穩重，使他免受誘惑。文湘琳曾引誘過他，不可能發生是因為環境不對。杏姑幾乎是一個重大的難關，邀天之幸，他處置得當，任其自然，反而因禍得福，平安渡過。

現在，懷中這個青春美艷、嬌憨熱情的少女，她彈性的肌膚泛著柔潤的光澤，呼吸的韻律吐露著玲瓏的起伏。不需要任何外來的催化，只要自己願意，生理感官就會十全十美地完成它們的使命！

文祥眼前出現了一個長江三峽拉繃的景象，在過去動力不足的時代，人們為了克服自然的力量，不得不借用人力。一艘逆流而上的江船，在懸溜迅急的河水中奮力前進，船首激起尺許高的浪花。一根粗如人臂的纜繩，從幾個衣不蔽體的拉繃人一直連繫到船頭。那些人肩臂緊縛著纜繩，身體則繃直在凹凸不平的坻岸上，人與地幾乎是平行的。只有幾隻腳緩緩地蠕動著，似乎承受著人類全部的苦難，掙扎著努力向上。

人生不正是逆流而上的旅程嗎？三峽代表了生命進化的軌跡，河水則是動力，江船是人體，而逆流上行的卻是人的意志。人的意志洩漏了天機，唯有意志可以讓人擺脫生命進化的方向，而需要付出的代價，則是拉繃人的體力！

就是那根纜繩，把人類由野獸巢穴中拉了出來，拉進原始時代，拉進上古時代，拉進了人類文明，而且還不斷地向上拉，直要拉到智慧的源頭為止。

如果船身太重，人不想再奮鬥，只要一鬆纜繩就解決了！在此刻，在一念之間，文祥大可以感歎一下「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，側身西望長咨嗟」，去做那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」的風流人物！

文祥輕輕把文湘琳放在床上，除了那根纜繩外，衣紅也拉了他一把。這一陣狂風駭浪，讓文祥精疲力竭，他扎著，勉力倒在沙發上。

不一會，經過電腦內植晶片的調節，文湘琳醒了。她坐起來，見文祥臉色轉緩，乍著膽子說：「叔叔！爹爹變了，他不許我留在家裡。」

文祥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妳怎麼到我這裡來的？」

「是電腦告訴我的，而且還幫我安排行程！」

文祥如夢初醒，用指語對文娃說：「是妳在考我？是吧？」

「你是我的感性，我是你的理性，我相信你願意接受挑戰！」

自從亮了一顆佛珠後，文娃已經略具人性，變得主動而開放，文祥知道可以幽她一默了：「怎麼樣？滋味如何？」

「嗯……還沒有感受出來，要多幾次經驗。」

文祥緊張了：「別開我玩笑，萬一過不了關怎麼辦？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？反正我進天堂，你在畜牲道輪迴。也不過是多做幾回習題，總有一天會過關的！」

「好說！到那時，我已經名譽掃地了！」

「嗯！『我相』！」

「我過不了關對妳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「別拖我下水，你與我無干！」

文祥得意了：「嗯！也是『我相』！」

文湘琳見文祥沉默不語，不敢再說話，低著頭，偷偷用餘光掃視。一發現文祥嘴角有了笑意，她立刻湊過去，撒嬌道：「叔叔！別裝得和我爹爹一樣嘛！我知道你喜歡我來，我也知道……」

文祥這才想起文湘琳還在一旁，文娃說得不錯，這是一個挑戰。好！應戰吧！

「來來！我們好好聊聊，妳喜歡什麼氣氛？」文祥一邊說，一邊遍搜枯腸。他必須一次把問題解決，否則真如文娃說的，要墮入畜牲道了。

文湘琳優雅地站起來，步步生蓮地走到窗旁，說：「帶我去威尼斯吧！我要徜徉在義大利情歌裡。」

文祥立刻選了一幅水鄉風景，明霞閃處，眼前一亮。文湘琳正站在橋邊，微風揚起她的秀髮，牽引她的衣袂，整個人活潑而嬌俏。背景是連綿高聳的石牆，拱形石橋，橋上行人紛紛，橋下水波粼粼，碎浪隨風，和風依浪，更有那嘹亮的歌聲，響遍行雲。

沙發的形象改變了，成了一隻平底小舟，文祥把船駛到岸邊，彎身向文湘琳一鞠躬，伸出手去。文湘琳昂首挺胸，輕移蓮步，一隻柔荑搭著文祥的手心，另一隻拉起裙角，小小心心地踏進了船艙。

那船有水壓裝置，文湘琳一腳跨入，重心立刻失衡，船隻向右傾斜。文祥忙向左跨了一步，先將船身穩住，又一把將文湘琳摟住。她一聲驚叫，接著「唔」的一聲，趁勢倒進了文祥的懷裡。

文祥將她軟綿綿的嬌軀放在船艙的靠椅中，然後開啟自動裝置。小舟果真在威尼斯的水道中穿梭滑行，進入了虛擬實境。

文湘琳眯著眼睛，見文祥一點都不知憐香惜玉，深深地歎了口氣。她覺得奇怪，為什麼她所認識的男孩子，沒有一個人表現得像電影裡的情聖一般？

文祥決定從這裡下手：「告訴我，妳期望我怎樣對妳？」

「叔叔！能不能把我當作朋友？我還年輕，需要一些經驗。」

「什麼經驗？」

「人生呀！像那些電影一樣！人生多麼美好！」

「那妳可以做夢呀！」

「我是在做夢呀！只是我希望人生是夢。」

「那妳可以告訴電腦，連續設定下去。」

「可是爹爹不准，他又不許我上學，我只好來找你！」

「妳喜歡電影裡什麼樣的情節？」

文湘琳臉紅了，頭雖低了下去，兩個骨碌碌的眼珠照樣盯著文祥。她忸怩了一會，終於大方地說：「小叔叔，你對我溫柔一點嘛！」

「為什麼要我對妳溫柔呢？」

「噢？電影裡的男主角不都是這樣的嗎？」

「妳說電影是真的還是假的？」

「當然是假的，」文湘琳笑得很甜，有如一隻貓，對玩物故作不在意，然後猛地轉身撲過來，逼近文祥，兩個人的鼻尖幾乎要相擦：「傻叔叔！你連這個都不知道？」

文祥心裡癢癢的，卻擺出一副老僧入定的面孔：「喔！我知道了！原來妳喜歡假的感情！」

文湘琳嘟起了嘴，小心地把爪子藏起來，輕輕地說：「我喜歡真的。」

「妳見過真的嗎？」

「就是沒有嘛！」爪子又伸出來了，她向玩物欺近一步：「好叔叔！告訴我！你總玩過真的吧！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求求妳嘛！」文湘琳發覺面前是尊石像，弓折刀盡，她只好祭出最後一招。她貼近文祥，說：「教教我，好不好？」

「妳真的要知道？可能很殘忍啊！」

文湘琳用胸部揉著文祥的肩膀，她的手攀住文祥的脖子，眼神疲軟無力，呼吸已經亂了：「快一點，我不怕殘忍！我要！」

文祥振作精神，捉住文湘琳兩隻手，大聲說：「其實是，人只愛自己！」

「沒有關係！有愛就好！」文湘琳已經忘我了。

「因為人只愛自己，在沒有得到以前，人必須用假的去欺騙！一旦到手，就只顧自己的享受了！」

「叔叔！你就欺騙我吧！」

「妳剛剛才說，妳要真的！」文祥用力搖著她。

文湘琳被搖得清醒了點，她睜大眼睛，一副迷惘的神色：「不管什麼真的假的，叔叔！我要人愛我！」

「妳必須知道，肉體關係不是愛！那只是生理的發洩！」

「可是人人都說性才是愛呀！我們老師……」

「不要再提妳們老師了！」文祥大吼一聲，文湘琳嚇了一跳。文祥把她推到一邊，說：「那都是些不學無術的技師，把人看成家具一樣！他們懂什麼？妳要知道，在以往那個愚昧時代，人把人看成一堆血肉，他們認為生命毫無意義，於是放任感官，拼命追求刺激。這種現象再加上媒體的發達，便有了發揮感官刺激的商業行為，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國的好萊塢文化。在二十世紀末，經由電視的傳播，每個人平均一天要接受三個小時的『感官刺激洗禮』，久而久之，人除了聲色慾望，大腦中什麼都沒有了！」

「什麼好萊塢文化？」文湘琳見文祥慷慨激昂的樣子，嚇得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就是『用口』文化，他們主張隨時要說『我愛你』；隨口要叨一根香煙；隨片要吻來吻去，這是他們的人生。妳想想吧！口中說愛就是愛嗎？這叫強迫欺騙，誠心說謊！妳老實告訴我，妳總親過吻吧？是什麼滋味？」

「叔叔！我沒有遇到過會親吻的人！」

「為什麼？妳想過嗎？」

「想過！我覺得我很可憐！」

「於是妳到處尋找妳認為的幸福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老實告訴妳！這就是好萊塢文化遺留的大災難！因為全世界都受騙了，人人對自己的遭遇都不滿，人人都去追求那種不可能得到的幻影！」

「幻影？親吻是幻影？」

「不，我是說像妳一樣，想找一位用親吻讓妳快樂似神仙的男人，是吧？」

「是呀！每一部電影都有呀！只要親一下，人就飄飄如仙了！」

「別做夢了，嘴唇的神經密集，感覺很靈敏是事實，但那種機能只是讓人更進一步地追求性的發洩。好萊塢為了挑起人的感官刺激，在當時電檢制度下，便用親吻作暗示。妳想想看，兩個人口臭對口臭，牙齒碰牙齒，口水摻口水！除了性交時人喪失了理智，為達目的，什麼都不計較之外，還有哪一點值得妳憧憬的？」

文湘琳聽得張口結舌：「那麼，沒有人真正會親吻了？」

「也沒有人會真正的溫柔！」

「那麼，高潮呢？前奏呢？」

文祥歎口氣說，說：「傻孩子，這些感官刺激是不能決定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的。高潮如果自然來到，就像天降甘霖，當然是好事。但是時時期望高潮，刻意追求高潮，人生就成為性的落湯雞了。刺激是一時的，你算算看，一生中性交能有多少次，每次的時間又有多長？而人與人的相處是恒久的。如果只為了性交而喜歡一個人，結果大半的時間必然是痛苦的，這樣划不划得來？」

文湘琳總算懂了一點，她試探地說：「你是說，愛人不一定『做愛』。」

「對了，比如我愛妳，但我不能跟妳『做愛』。」

「能不能跟我親熱呢？」

「也不能，因為親熱的下場就是失控。」

文湘琳眉頭不展，說：「難道我只能呆呆地看著你？」

「這也不可以，妳遲早會愛上一個男人的，妳愛上他了，是不容許第三者介入的。我也會愛上某個人，妳這樣呆呆地看著我，會造成大家的痛苦。」

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很簡單，趕快回家去，不久妳就會把我忘了。做人一定要學習自制，自從一些愚昧又自私的人倡導自由放縱以後，人的獸性就泛濫成災。妳如果真的愛我這個叔叔，就應該聽叔叔的話，控制一下自己。」

「好的，叔叔，我會努力的。可是我不想回去，我怕爹爹。」

「妳爸爸才是真正愛妳的人，妳不應該怕他。」

「以前是的，現在他看我的樣子，讓我害怕！」

「是妳傷了他的心，要知道，他太愛妳了，把妳當作他身體的一部分。結果妳竟然濫用妳的身體，和二十幾個人發生關係，他快樂得起來嗎？」

「他應該為我高興呀！還有人愛我哩！」

「那不叫愛！那些人只是把他們多餘的精子發洩在妳身體裡面！在以往，男人做這種事還要付錢給妳，叫做嫖妓！」

「付錢？」

「別管那些！如果妳發現妳爸爸有幾十個情人，妳會怎樣？」

「他不會的。」

「這樣公平嗎？他不會妳會。他也是人呀！用妳的理由來說，他難道不要人愛嗎？但是他知道妳會不高興，所以努力控制自己。妳怎能不顧他的感受呢？應該諒解妳爸爸，這些天他心情不好。」

「我心情也不好呀！」

「一個人要知恩，妳爸爸好不容易把妳扶養長大，妳怎麼可以只顧自己不高興，完全不念他的恩情？妳想一想，憑什麼我要對妳好？有誰應該對誰好呢？如果人人都只顧自己，活著還不如死掉！再說，我明天就要離開這裡，妳不能跟我去，妳非回家不可。妳也應該知道一個事實，在這個世界上，不管妳做了什麼，不管妳爸爸多不高興，只有他還願意接受妳！至於別人，誰管妳死活！」

文祥聯絡了文功，又連說帶哄地，先請湘琳到街上吃一頓豐盛的午餐，再把她送到磁浮車站。一直看她上了車，這才吁了一口大氣，對文娃說：「再也別開這種玩笑了，妳怎麼可以把我的貝幣給她？」

「誰拿你的貝幣給她了？」

「沒有貝幣她怎麼能來這裡？」

「我動用了扶困捐款。」

「啊！那你犯了假公濟私之罪！因為她是我的侄女，而你是我的理性！」

「絕對沒有假公濟私，我是用我的貝幣。」

「妳的貝幣？」文祥大惑不解。

「當然，因為你是我的感性，你的就是我的。」

就在文祥與文娃針鋒相對之際，有一位青年走近他身邊。那人目不轉睛地望著他，文祥懶得答理，轉過身去，只顧和文娃鬥嘴。這些天來，文娃除了不主動跟文祥聊天外，就像那個會說話的啞妻，只要一開口就喋喋不休。

明早就要去斜塔了，為了安心，文祥決定先走一遭，熟悉一下路徑。路線圖上標示著各個車道、站名，斜塔在崇左西方約三十公里處，在地下道乘直達車就可到達。文祥走了幾步，發現那個青年如影隨形的，始終跟在他後面。

「文兄，去斜塔嗎？」

文祥一驚，是左非右的聲音！他回頭一看，眼前只有那位英俊的青年，正面帶微笑地望著他。

「左兄？是你嗎？」

「你易容了，我幾乎不敢認你。我正在猜，看你要多久才認出我來。」

「你也易容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麼巧？怎麼在這裡碰到你？」

「不是巧，是我算準了你會在這裡！」

「算準我會在這裡？」

「其實，不是我，是我師父算的。」

「又是易經？」

「我先讓你安心吧！在火星上我先救了風不懼，後來又去寺裡救了衣紅褲白，然後把他們送回老家。放心，他們很好，只是衣紅這一趟沒有通過考驗，在雞鳴山閉關……」

「什麼考驗？」文祥這是才下眉頭，又上心頭。

「別急，我會一五一十告訴你，人生就是考場，你知道吧？」

文祥點點頭，他想起就在這個上午，自己還扮演智者，對文湘琳大講道理。現在角色顛倒了，該他接受洗腦了。

左非右繼續說：「衣紅是個不平凡的女孩，法慧禪師非常器重她。總之，禪師給她一個任務，派她到金頂寺取一件東西，同時告訴她，說如果遇到肯冒險犯難，能置生死於不顧的人，就可以結交。」

「禪師又說，她在金頂寺會有一個劫難，那個救她的人將是她未來的道侶。」

「道侶？」文祥忍不住插口。

「禪師說衣紅不是禪門中人，而且以後還有很艱巨的任務，那與她一同行道之人，便是她的道侶。」

「她找到那位道侶了嗎？」

「多半是沒有，她一直沉默不語，連褲白都封嘴了。所以我急著先來找你，看看你知道什麼？」

文祥這才體會到衣紅那句「不是他」的沉痛！因為她一直期望那道侶就是自己。顯然，結果變成李不俗了。

文祥便把寺裡發生的事源源本本地說出來，他又想到在磁浮樓中與胡灼占算的一段，雖然記不清細節，卻記得那一卦是「無妄之災」，還有個變卦叫「天火同人」。

文祥憂心忡忡地說：「是不是因為我那一點私心，害得衣紅出了問題？」

「文兄過慮了，這正是易經不能多談之處。聖人編著易經的原意，是讓人知曉天理昭彰，絲毫不爽，絕不是供人消遣娛樂。既有天理，該發生的事一定會發生，不該發生的，也絕對沒有發生的可能。不過這卦不壞呀，你應該高興才是。」

「有什麼值得高興的？」

「無妄之災已經證實了，那天火同人正好證明你就是衣紅的同道呀！」

「她看到的明明是李不俗呀！」

「誰知道？一定還有什麼我們瞭解不夠的。」

「既然你知道衣紅他們在哪裡，我們今天就去吧！」

「不行，我們約的是明天。」

「為什麼一定要明天呢？」

「我們有約在先呀！」

「當時是怕大家碰不上頭，所以才這樣約定的。現在我已經來了，你也在這裡，你又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……」文祥想自己真是一廂情願，左非右可能還有事要辦，他停了一下，接著說：「你是不是沒有空？」

「那倒不是，只是……」左非右欲言又止。

「有什麼不方便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

「那是什麼呢？就算衣紅閉關，我不打擾她就是！」

「最好明天，這樣吧！今天我陪你到處走走，崇左這個地方……」

「左兄，你好歹告訴我吧！為什麼一定要等到明天？」

「唉！這叫我怎麼辦？我最怕這種事，果然發生了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學易理已有多年，卻老是在一些小小的考驗上過不了關。儘管我很努力，偏偏這個毛病就是改不了！早上師父叫我來找你，我就知道是個考驗。」

「那麼，你只要告訴我她在哪裡就好，我自己去找。」

「我的考驗是，明知你一定要去，而我也無法阻止你去，但我就是不能讓你去！」

文祥給他的繞口令弄得糊塗了，忙說：「左兄，慢慢說，你知道我要去，但是你就是不讓我去？為什麼呢？哦……」文祥想起來，左非右曾經為衣紅神魂顛倒，可是再一想，為什麼到明天他又不阻擾呢？「你不希望我和衣紅見面？」

「文兄怎麼會這樣想？你應該看得出來，我有我的任務。在太空船上，我只是遊戲人間，開玩笑而已。」

「那我更不懂了。」

「好！那我們去參觀青蓮山碧雲洞吧！」

文祥橫了心，他今天見不到衣紅，是難于干休的：「拜託你，告訴我她在哪裡，我自己去就好。」

「也罷！告訴你吧！算我失敗了！如果今天去見衣紅，將對你大大的不利！」

「不利？什麼不利？」

「何必知道那麼多呢？」

「老實說，因為我不相信！」

「你不相信，可是我相信！」

「是對我不利呀！我連死都不怕，我只要見到衣紅，把金頂寺那段公案解釋清楚，就是死也瞑目了！」

「你今天非見衣紅不可？」

「是的，死不足惜！」文祥異常堅決。

「糟糕！我又說錯了！」左非右打了自己一個嘴巴。

「什麼又說錯了？」

「老實說，不是對你不利，是對衣紅不利！」

「左兄！你是個痛快人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對衣紅有什麼不利？」

左非右頹然走到月台的椅子前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垂頭喪氣地，一動也不動。文祥如墜五里霧中，如果真有這些困難，他今天為什麼主動現身？他已經易了容，就算在路上遇到，自己也不可能認得出來！

文祥只好坐在他身邊，兩個人默默地坐了一會兒，最後，左非右苦惱地說：「唉！為什麼這一關這麼難過呢？」

文祥覺得自己逼人太甚，居然連「死不足惜」這種話都出口了。他歉疚地說：「告訴我，我怎麼幫你過關？」

「唉！有什麼分別呢？過不了就是過不了，作弊有什麼用？」

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「怎麼回事？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」

文祥聽不下去了，站起身來，不耐煩地說：「左兄，那我先回去，既然注定明天見，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吧！」

左非右沒有回答，專心地掐著指頭，自言自語。文祥走到月台轉角，一時又怕左非右心智失常，便躲在一側，偷看他的動靜。

只見左非右一拍大腿，大聲說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文祥以為他的困境解決了，連忙跑回來說：「怎麼？問題解決了？」

左非右抬頭一看，氣洩了一大半，說：「原來你還在這裡。」

左非右只好告訴文祥，說有預知能力其實並不是好事。如果對即將發生的一件不幸或悲慘的事，預知者卻不能絲毫有所改變，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種先知更痛苦的？

「既然知道了，怎麼不能改變的呢？」

「是呀！就像我明明知道你要去見衣紅，而現在又見不到她，偏偏不能阻止你。」

「說不通！如果你讓我去，憑什麼會見不到呢？」

「見不到！因為師父說得很清楚，你們會在鐘聲響的時候見面，而幾十年來，廟裡的晨鐘，不到早上八點是不可能敲的。」

「如果你師父說錯了呢？」

「關鍵就在這裡！我就是怕他說錯，所以想把你拖到明天，一切就對了。」

「你如果有信心，就不會怕你師父算錯呀！」

「我知道呀！可是萬一我師父錯了呢？所以我才說這是我的考驗。」

「那你到底相信不相信？」

「老實說，我相信百分之九十。我師父常說：『行百里者半九十』，所以師父說我是半調子。這次去火星，我唯一的任務是暗中保護衣紅。師父嚴禁我炫耀，偏偏我忍不住露了兩手，在太空船上，你親眼看到的。」

「對了，我還記得你約禪白在一個白礮子見面。」

「問題就出在那裡！因為我算中了，太過囂張，在言談中洩漏了機密。不料那個地方有席克人盯梢，他們便把風不懼捉去了。我為了營救風不懼，再趕到金頂寺時，時間已經耽誤了，計劃來不及實施了。」左非右滿臉懊惱，說：「本來在我們的計劃中，如果你沒有出現，我就化裝成你，把衣紅救出來！」

文祥這才領會到他們的一片苦心，慨然說：「你不是說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只是這種注定的方式，錯誤在我，讓我無法原諒自己，我已經錯過一次了，說什麼都不能再錯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們明天再去就是。」

「可是說穿了就是作弊。話說回來，我學藝不精，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這樣說來，衣紅一定很難過了。」

「當然，誰不難過？」

「你師父難道事先不知道？」

「我師父一向不多說，法慧老禪師也沒說什麼，好像我們就應該這樣。」

「你自己不是會算嗎？事先有沒有算過？」

「這就是我不能相信的百分之十，每次我算和自己有關的事，一定不準。師父一再對我說，善易者不占！那還要學易做什

麼？」

「關於這點，我倒有點心得，在理論上，人是自私的，總希望事情對自己有利。如果人能前知，一定要想法子改變一些因果，這一來，所謂的前知與事實真相就不符合。」

左非右眼睛一亮：「所以人只要有私心，就有道道難關！如果無私，不去改變，善易者不占，才能知道天機！」

兩個人談得入港了，一直談到天色漸合，又找了一家館子，享受了一頓大餐。文祥詢問左非右一些易經的理論，只是這種抽象思維的境界，不下個十數年的苦功，思路沒有完全通達之前，是不可能摸到門路的。

談到後來，兩個人都累了。左非右因為自己無法對很多問題作深入的詮釋，感到很自咎。一看時間晚了，便說：「你還是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我來接你。」

「不必，我經常通宵不眠，現在叫我回去睡覺，不如繼續聊天。」

左非右忽然有了點子，說：「這樣吧！我帶你去看一個夜景。明天天一亮再趕到斜塔去，時間也正好！不過那個地方不在城裡，要走路才行。」

文祥立刻用指語問文娃，她說：「我可以送你們去。」

文祥便對左非右說：「你只要告訴我去哪裡，我有交通工具。」

左非右詫道：「交通工具？什麼交通工具？」

文祥笑道：「坐上去就知道了，你負責指揮吧！」

兩人出了餐館，文祥帶頭走到一空曠處，右手一招，一部飛雲梭便停在二人面前。左非右這時才知就裡：「喔！原來你是為當局服務的！」

文祥說：「也不盡然，我只是臨時幫忙的！」

左非右憂心地說：「萬一衣紅知道了怎麼辦？」

文祥說：「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。」

飛雲梭可以穿越電離罩，由正上方直接出城，左非右指示了方向，飛雲梭瞬間就可抵達。這時晚霞正緩緩散去，除了雲天的反光，大地一片鬱蒼迷茫，左非右向下鳥瞰，完全不是平日所見的景色。

文娃說：「我帶你去見衣紅吧！其實我早知道她在哪裡，只是不想告訴你！」

文祥用指語說：「妳也嫉妒了？」

文娃說：「你還不配！」

左非右還沒有看清地形，一眼卻看到一個閃著絲絲餘霞的塔尖，不禁納悶道：「奇怪！怎麼到了雞鳴山了？」

「雞鳴山？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就是衣紅閉關的地方。」

文祥以退為進，說：「那我們回去吧！」

「既然來了，我帶你去看看鐘塔吧！」

那個霞光氤氳的塔尖下，正是當地知名的一座鐘塔。他們降落在塔上，塔裡有個高約二公尺半叩杯狀的銅鐘，形式古雅，綠鏽斑剝。此鐘鑄於明朝萬曆年間，上面的銘文已漸風蝕，刻劃出歲月的痕跡。

兩人下了飛梭，站在鐘旁瞭望，左非右指著對面那兩崖突東如門的峽谷，說：「衣紅就在那邊，等天亮後，不到幾個小時就可以見面了。」

由於凌晨要去斜塔與文祥會面，衣紅一夜無法闔眼，便拉著禪白，兩個人帶了自衛的彈弓，正在鐘塔下散步。想到文祥，衣紅感慨萬千。禪白經過這一趟迢迢長路的歷練，也變得沉默了，靜靜地陪著衣紅，兩人慢慢地走著。

突然間，二人聽到鐘塔上有人聲，朦朧中兩個影子依稀可辨。

衣紅說：「不要又是那些壞人吧！」

禪白說：「不是他們還有誰？」

衣紅性急，拔腿就向鐘塔奔去。禪白怕衣紅受了暗算，用力拉滿彈弓，對準塔頂的大鐘，一彈射去！

只聽得「噹」的一聲，文祥與衣紅兩人，各自楞在鐘塔的上下兩端。等禪白趕到，只見左非右抱頭望天，失心瘋般喃喃自語。